

当代中东国际恐怖主义根源探析

● 王小红,何新华

(河西学院 历史系,甘肃 张掖 734000)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从当代国际政治环境、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当代中东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原因,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在中东有着深厚的根基,如果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时机,将更进一步触发国际恐怖事件的爆发并加剧和恶化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在当今世界制约恐怖活动的因素也在增加,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和世界各国在反恐行动方面的通力合作,国际恐怖主义在中东会逐渐削弱。

〔关键词〕 国际恐怖主义;当代中东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2)01—0110—03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到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同时受到了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的撞击,人员伤亡惨重,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珍珠港事件”的战争袭击,美国随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中。这一恐怖袭击事件严重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发源于中东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普遍谴责和广泛关注。从10月7日起,美国发动了对中东最大的恐怖大亨本·拉登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打击。如何消除恐怖主义已成了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作为世界上最具威胁的国际恐怖主义,中东国际恐怖主义严重冲击着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格局。本文试就当代中东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进行剖析。

国际恐怖主义是指“国际社会中某些组织或个人采取绑架、暗杀、爆炸、空中劫持、扣押人质等恐怖手段,企求实现其政治目标或某项具体要求的主张和行动”¹。由于国际恐怖主义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故又被称为“政治恐怖主义”。各种极端的政治组织、民族组织和宗教团体,常常采用国际恐怖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政治和宗教目标。时至今日,国际恐怖手段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次数也日益增多。1970年全世界发生的国际恐怖事件只有293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国际恐怖活动的数量每年大约以12%~15%的速度递增。日趋猖獗的国际恐怖活动已成为影响地区稳定和威胁当代国际社会安全的重要因素。

国际恐怖事件遍及全球,在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中东地区尤为突出。在1988年发生的856起国际恐怖事件中,有313起发生在中东,中东地区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高发区。1995年11月1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在一次演讲中被一右翼犹太组织青年枪杀;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

的哈马斯运动在海湾战争中迅速壮大,1996年3月在以色列境内接连制造三起汽车爆炸事件,几乎中断了正在进行的巴以和平进程;2000年10月12日,美国的“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在也门被炸,17名美国水兵丧命;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东的国际恐怖主义再一次引起世人的关注。

中东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由来已久,早在本世纪初以及三四十年代就已出现了恐怖活动的早期浪潮,只不过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未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当代中东国际恐怖主义肇始于60年代末,即阿以“六·五”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军队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大片阿拉伯人的国土被以色列军队占领,阿以民族矛盾白热化之后。中东的国际恐怖主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中东当代国际恐怖主义阶段。

当代中东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第一,当代国际政治的不公正性是酿成中东恐怖主义的主要原因。一战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使中东广大地区遗留下大片政治真空地带,民族主义、殖民势力和泛伊斯兰主义三者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在这些矛盾未能解决之时,二战的爆发又将这一地区席卷了进去。在二战后,由于传统的强权政治和两极格局的最终形成,中东地区存在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合理解决。1948年5月,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强力支持下成立的以色列,使本已处于混乱状态的中东局势雪上加霜,在中东地区建立起一个合理而稳定的地区国际新体系的机会变得更加难以实现。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原先居住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成为遍布中东各地的难民。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对国际社会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不公正待遇深感愤怒。联合国安理会虽多

次要求以色列撤出“六·五”战争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生存权,但以色列在西方大国支持下,对安理会决议拒不理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希冀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梦想多次被以色列军队的坦克碾碎。而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军队的惨败,又使阿拉伯人认识到通过发动大规模的对以正规战争也无法战胜对手。巴勒斯坦人几乎陷入绝境,对其处境的绝望心态促使他们诉诸恐怖袭击战术来对付强大的敌人。恐怖袭击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已成为弱小民族伸张正义、求得民族生存权的最有效的武器。巴勒斯坦地区成为中东国际恐怖活动的策源地。

在大量巴勒斯坦人策划的恐怖活动中,以色列的飞机和飞往以色列的西方航班常常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国际恐怖主义》一书中引用巴勒斯坦一恐怖头目哈巴什的话说,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是巴勒斯坦人打击的“合法军事目标”,“它们属于敌人,它们把以色列孤岛同世界其他海岸相连接……在战争中,打击任何地方的敌人都是正当的。这一规则把我们引向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升降的欧洲机场。”^④1970年9月6日,巴勒斯坦某恐怖组织一天之内把分别属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和瑞士航空公司的三架飞机同时劫往中东,40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被当作人质,这一天被称作“空中劫持星期日”。除劫持外,武装袭击和扣押人质也是恐怖分子常用的手段。1972年9月,巴勒斯坦著名的恐怖主义集团“黑九月”袭击了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9名运动员被杀。80年代,从巴解组织分化出来的阿布·尼达尔集团成为巴勒斯坦实力最强大的恐怖组织,曾多次策划组织了针对以色列、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内部异己力量的恐怖袭击。从1978年2月到1983年12月,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的20多名特使先后被尼达尔分子谋杀;1985年12月以色列航空公司在维也纳和罗马的办事处几乎同时遭到炸弹和机枪的袭击,两地共20人被杀,100多人受伤;1986年9月,伊斯坦布尔的一犹太教堂遭到尼达尔恐怖分子的机枪扫射,20多人丧命。

巴勒斯坦的恐怖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但却败坏了巴勒斯坦人的声誉,特别是对大量无辜平民的屠杀受到了世界各国舆论的普遍谴责。多年来以色列和西方国家把巴解组织排除在中东和平谈判大门之外的主要原因,就是把巴解组织和恐怖集团等同起来。

第二,中东一些国家和地区缺乏稳固而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是造成中东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另一个原因。国家政权是规范个人、团体行为的强制性组织,它把个人和团体的行为纳入遵从国家最高利益的轨道。当国家组织处于涣散无力状态而难以成为其社会成员的依托和保障体系时,个人、集体的行为甚至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就会通常以无序而极端的方式迸发出来。软弱的国家政权更无力对突发事件实施有效控制。因而国际恐怖主义在中东最频繁的地

区通常就是中央政权相对虚弱的国家。一战前,中东大部分地区(除伊朗)都属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一战后土耳其帝国崩溃,留下了大片政治真空。这些地区尽管相继纷纷宣布独立,但是由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阶级对立、宗教冲突、政体之争)和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各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任务在随后几十年中并未彻底完成。各种左翼、右翼势力、宗教派别杂陈于各国的政治生活中,使大部分中东国家难以建立一个民主和现代的国家政权,黎巴嫩建国后的政治状况成为中东政治的一个缩影。

黎巴嫩这个中东莞尔小国,人口300万,面积近一万多平方公里,但却拥有100多个党派团体,30多支民兵武装。自独立以来,黎巴嫩从未建立起一个举国一体的中央政权。在黎巴嫩,汽车爆炸、绑架和武装袭击恐怖主义活动蔚然成风。1983年4月,为了把驻扎在贝鲁特的多国部队赶走,两名恐怖分子驾车向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办事处发动自杀性袭击,炸死69人,其中有美国情报局的几名高级官员。1983年10月23日,驻扎在黎巴嫩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部队同时遭到恐怖组织的汽车炸弹袭击,美军241名战士死亡,法军死58人。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评论,贝鲁特海军陆战队兵营被炸是他担任总统八年期间所得的最低分,是他当总统时最大的遗憾和悲哀^⑤。至于绑架人质事件,在1986年至1987年的黎巴嫩,几乎每天都有人在黎巴嫩失踪。据估计,1987年仅真主党绑架的黎巴嫩人质就有800多人。1986年10月在贝鲁特和德黑兰至少有25名西方人被绑架为人质,绑架对象主要是外交官、新闻记者、商人和联合国工作人员。1987年1月24日,四名身穿防报警服的恐怖分子借口与外籍教师商谈安全问题,公然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四名教授扣为人质。随着黎巴嫩各派力量的消长变化,黎巴嫩的绑架、暗杀愈演愈烈,首都贝鲁特变成了中东恐怖主义最活跃的地区,被称为中东地区“流血”的伤口”。

第三,中东的神权政体是滋润中东政治恐怖主义的沃土。在中东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中,“政治的功能是由社团的需要以及支撑社会结构的宗教原则决定的”^⑥。这类国家以伊斯兰教教义为依据来制定法律、法规,伊斯兰教不仅是一门宗教,而且也是一套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与其它宗教相比,伊斯兰教仪式、礼拜和准则更多地弥漫在信徒的日常生活中,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嬗变,这种礼仪所象征的宗教含义逐渐渗透到每个穆斯林的心灵深处,进而积淀为信徒的心态结构、行为模式,即一种伊斯兰文化模式(布罗代尔所称的“长时段”)。这种文化模式长时间地影响着穆斯林社会。“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讲,‘伊斯兰’不完全是指‘宗教’或‘宗教的’,而且还意味着穆斯林社会的整个生活和精神气质。”^⑦伊斯兰教与佛教、印度教相比,“入世”色彩更为浓厚。伊斯兰教产生之初,就是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教俗不分、政教合一。穆斯林是古代、近代伊斯兰国家政权的基石,他们一般没有其它宗教信仰具有的逆来顺

受、任其自然的消极宿命观,而更多的关注和参与现实政治。伊斯兰社会这种独特的文化特性使伊斯兰穆斯林以他们自己特有的观点来评价各种社会政治事件。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伊斯兰神权国家都会以截然不同与西方模式的方式来考虑和观察外部世界。伊斯兰社会这种特有的处理方式势必很难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的国际交往方式以及源于西方的国际法准则相接轨。某些伊斯兰教神权政体国家大力宣扬以任何手段,包括杀戮来对付异教徒是伊斯兰教圣战者的天职,这就给许多恐怖活动披上了“圣战”的外衣。以真主的名义去从事恐怖活动更减轻了恐怖分子道德上的罪恶感,他杀和自杀的恐怖袭击成了殉教的义举,死亡的恐怖分子被追谥为护教的烈士。伊斯兰教神权政体的这种特性助长了恐怖主义的蔓延。

70年代以来出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以强劲的态势出现在中东政治舞台上。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伊斯兰社会应以《古兰经》和圣训来组织和调节穆斯林的个人和集体生活,应从伊斯兰信仰的源头去寻求伊斯兰社会复兴的动力。他们认为,当代多数伊斯兰国家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盲目借鉴西方价值观,毒化了伊斯兰传统,破坏了伊斯兰的生活准则。西方价值观是伊斯兰社会腐化和罪恶的渊藪,伊斯兰信徒应以暗杀和炸弹袭击来消灭堕落和腐化分子,其中包括亲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中东原教旨主义国家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和中东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逍遥法外的世外桃源。

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恐怖集团从80年代开始,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浪潮。1981年10月12日,在埃及庆祝10月战争胜利8周年阅兵仪式上,以实现埃及和平进程和对西方开放而著称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遭到4名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袭击中弹身亡。1983年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两名成员对巴格达的伊拉克治安警察总部发动自杀式袭击,炸死80多人,包括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许多高级顾问在内。1985年5月,一个伊拉克什叶派突击队向科威特埃米尔的坐车投掷炸弹,造成4人死亡。1990年底,埃及议长马哈古卜也成为宗教极端分子的牺牲品。原教旨主义运动作为中东迅速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整个中东政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国家已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视作危及西方国家利益的劲敌和威胁未来国际安全的主要因素。

第四,军事和外交原因。伊斯兰势力曾两度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军事大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帝国盛期,伊斯兰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现代伊斯兰世界中,除了阿尔及利亚战胜法国取得民族独立外,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几乎一片败绩。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向外拓

展的实力,而且甚至缺乏捍卫自己国土的足够的军事实力,以色列这块中东国家的“飞地”竟能多次战胜数十倍于己的阿拉伯军队。阿以战争不仅使阿拉伯方面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土地,而且使伊斯兰国家产生了惧战心理和“被围困心理”。伊斯兰圣战的辉煌成就已成为过去,而当代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被笼罩在军事失败的阴影中。这种结果导致“伊斯兰圣战者”采取“打了就跑”,袭击没有武器的平民、外交家。这种恐怖袭击战略是当代中东军事绝望主义的真实写照。此外,一些中东国家利用恐怖主义来达到和谋取国家利益。它们既利用恐怖分子绑架的西方人质作为与西方大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又利用恐怖袭击造成的混乱浑水摸鱼。正如一位美国评论家对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政策进行评论时所说,“阿萨德很早就明白,黎巴嫩不仅仅是一个战场,而且还是件武器,这里的仇恨和宗派、恐怖和暴力,即使不能被完全控制,但却能在背后进行操纵¹⁵”。而在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政权长期以来支持和赞助国际恐怖主义集团,以求实现该政权追求的宗教利益和国家利益。这种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成为中东国际恐怖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国际恐怖主义在中东有着深厚的根基和滋生的土壤,只要这个根基存在,中东的恐怖主义就不会消除。特别是中东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中东国际恐怖主义的渊藪就不会消除。但恐怖主义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有效办法,平民成了中东恐怖主义的无辜牺牲品,这不仅违反了人道、人权,还给捍卫阿拉伯事业带来了恶名、不白之冤。“9·11恐怖袭击事件”更快使中东国际恐怖主义成了过街老鼠,在国际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打击之下,国际恐怖主义的生存空间将不断缩小,而其它制约中东恐怖活动的因素诸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以及世界各国在反恐怖活动方面的通力合作,也最终会使国际恐怖主义退出中东历史舞台。

注 释:

¹⁵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

^④转引自《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0页。

^④《里根回忆录》(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70页。

¹⁴ 凯马尔·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潮》(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页。

¹⁵ [美]卡尔帕特等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7页。

¹⁶ Foreign Affairs, Vol. 66, No. 1, Fall 1987, P. 59. [美]《外交季刊》,1987年秋1号,66卷,第59页。

责任编辑: 汉 河; 校对: 三川